

後漢書

第四十五本
 杜根
 李雲
 劉瑜
 第四十八卷
 虞詡
 傅燮
 臧洪
 蓋勳

漢書門類			
一四六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函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一四六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函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60
冊數	60 (41)
函號	290 2



杜藥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文獻堂藏書

范曄後漢書五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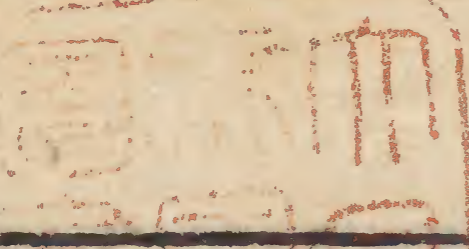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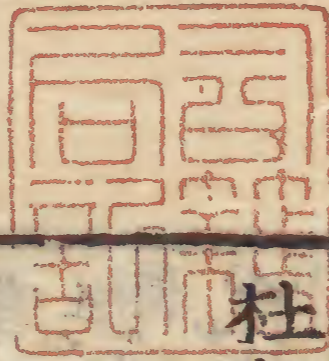
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

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

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

患時人貴之也離被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

根性方實好絞直也絞急永初元年舉孝廉為



即中時和熹鄧右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
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即上書直諫太后
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
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
而載出城外根得蘓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
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
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宜道縣南其地
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備力保
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
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

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
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
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
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
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
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
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
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
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

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
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
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
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
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
應此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
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
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藥巴傳

藥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郡人也少而學

道不脩俗事

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

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

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

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

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

進之

劉放曰立學校業文當作學効

雖幹吏卑末皆課令

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守令諸郡國不滿五

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政事明察視事七年

以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
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
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還豫章太守郡土多山
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
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
於是祿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起
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
飲酒投杯能令官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
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擊郡中
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心所在郡
內無復疫也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為

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
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
賤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
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且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
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
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會帝崩營起憲陵陵
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
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
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城所極
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
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

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三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効○劉放曰案功不可以自効當是無功自効少無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

勃之後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隆德茂中天稱號謂

當天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

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

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嘽音昌善反

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

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之劍以取天下拾暴秦

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崩通曰秦失其鹿以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

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

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

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

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虛流遠近

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

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

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麀斯豈

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

又令牧守長吏劉放曰案文今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

長蛇蠶食天下貧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

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

之罪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死者悲於

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杜元凱注左傳曰窀穸厚

也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

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山上書曰

人殺直諫之工也嘉言結於忠古國命出於讒口擅

閹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

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

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

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

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

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

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一周宣用申甫以濟夷

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

子慶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

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

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

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

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

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

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

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

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

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

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

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

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

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

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

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

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為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

先食後民劉攽曰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

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
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
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
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
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下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
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
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

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
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
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
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之言役
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馱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
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

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至也

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缺薄之禁後

冶鑄之議鑄刻也音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

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

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

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

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

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

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放

注莫不爾極案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

文不當作非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星辰

適食之火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

山崩川竭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具

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

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

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

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澤之子于垣

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近聽

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

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

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

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

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

憂魯君老而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

太子少也太子少也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伏

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

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未飽吞肌

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匹起於板

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蕪也窮匹謂投斤擣

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

册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

鼎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絀一足馬絀掛也音胡賣反枯之末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

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瀆湯下臣東野狂

聞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適所問知必以

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

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

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

是剽輕劍客之徒適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

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適要以後効使各結

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
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
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
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
侯建夏侯
勝歐陽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
和伯也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
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
奉車都尉樂松議即表貢連名上疏言之曰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

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
切勅列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
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
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列郡忌
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
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
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
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

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

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讀拜職名當出

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

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

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

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

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

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

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

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

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

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官怕玉

高計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不剋也叫之

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

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

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

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塚京兆

也。上黨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且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

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別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替恨不與伊呂同時，而以三仁為輩。論語曰：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

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
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
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謂言
百姓風謠善惡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馡司
空張濟承望內官取貨賂其宦者子弟實
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
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
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
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馡濟由

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
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
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
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
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為皇
后數月崩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
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是時地數震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

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三府也。曰臣

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

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日暘曰燠，日風曰

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章繁蕪，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合擊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

動。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

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

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

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楚之後

舉上德亦尚黃故忌也。舉曆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

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

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

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

色。劉歆曰：法帝之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今官位錯亂，小人

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

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

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
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
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
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
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
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
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
陳忠傳朱
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
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卿
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

後得已事
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
世矣此于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
九竅乃剖此于而觀其心事見史記
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靈
下有逆鱗說者嬰之則殺人人之主
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
市長沐茂即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
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
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
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
出於狂驚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

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
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
過桐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

五諫諷諷諫順諫諷諫
諫指諫陷諫也諷諫

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
不逆君之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
諫者實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
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

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自成ト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

曷其絞許摩上以術沽成名哉絞直也許正
也沽賣之也

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

儀禮曰九自
稱於君宅者

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
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
汝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遂乃露布帝者班檄
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

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非也

論語
曰古

之在也直今之
在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

論語
曰

日事君信而後諫其
君未信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
有說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

辯清河太守

謝承書云父祥為清河太守

瑜少好經學尤

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列郡禮請不就延熹

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

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

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聞

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

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

臣虛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

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虛

回庸用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

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

上法四士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

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稱天之有二十八宿

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

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

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

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

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

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

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明淫

則生內熱感盡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

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

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

不盈一簣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

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

至是以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沉從

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

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

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

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

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

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雨霜列女傳

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

尸於城下而哭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

舍增多窮極竒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

日孟夏之月無有壞墮促以嚴刑威以正法

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

奪之刈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

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
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
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
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
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賓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
公在位皆博達道執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
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
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

右彌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

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兩謂之序書曰天

之不欲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

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接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慳慳推

情言不足採慳慳誠懇之貌懼以觸忤忤征營懼悸於

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以對

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

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

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

上

官乃引瑜為待中又以侍中尹勲為尚書令
共同謀畫又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
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
徒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
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曰自以行不合
於當時不應列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
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以
勲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
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

佐勲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
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勲
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
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

人也與中直方正猶言中正為鄉邑所宗師

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
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

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祿異生乎失政上天告

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

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

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

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弱極

也又熒惑守元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

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

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蝕惟

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應伏

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接立聖明書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

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

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

與戎翟謀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

為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

恩不忍離於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

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右為母哉接神契曰

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

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

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

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臣又聞

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

卦上十六今功臣以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

享天封大風兩電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

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

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

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

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

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

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

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符無它伎孔安國注云

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

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餗以喻

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度災變可消國祚惟末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

也言鄧右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藥杜諷識協韻音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式待反武謀念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杜藥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終

王師道校正

間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間門令
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
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也
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
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
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高之欲以為吏詡
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
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
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

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
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
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
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
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
三輔為塞三輔盈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
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郡
白起潁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
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平武賢皆各
將也丞相則蕭曹魏丙韋平孔翟之類也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
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
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
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餘也前書曰雲徹
帝卷後無餘災也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
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
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脩曰
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

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

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

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各辟

彼列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

也音入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

邪詐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

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

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

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竄季年數千人攻

殺長吏屯聚連年列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
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
不末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
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字伯威
援族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孫也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
諱之知其無能為也諱當作朝歌者韓魏之
郊韓魏界河內背太行臨黃河去敖
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

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

臂右臂喻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

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閱而

已閱與礙同及到官說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

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又得百餘

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

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

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絁縫其裾為幟幟也續

漢書曰以絳綬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
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
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
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
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

日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
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
兵法日行不過

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懼追我

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

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詡乃令軍中使彊弩

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
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
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方三六作郭門入
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
俟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
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
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
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

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一
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

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
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數十里皆燒

石翦木開漕船道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
里有狹中當水泉生大石

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管郭
謂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鑄去

石遂無汎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

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

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閒遂增至四萬餘

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
石千鹽石八千見戶

萬二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派坐
 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
 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
 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
 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禮記曰夫禮禁
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
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
人之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
策也姓怨窮以苟容為賢聿節為愚臣所發舉滅

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劉放曰案上文

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
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
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
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
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

也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詔

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

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

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
令臣襲揚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
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
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力以示
遠迹歐力刑人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
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
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常疾姦
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

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拈
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
羽林其占官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
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
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庫也字或作廂程
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帝
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
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

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詔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

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

續漢志曰伍伯之類

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即人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冷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放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繡案後漢志街下有里字又云絳繡字誤

司空劾案列及郡縣皆坐

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

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

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

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
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
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
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忝之人不
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
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訢
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
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
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

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
詡好刺舉無所回容也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
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
求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
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
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
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
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
太守

傳變傳

傳變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

慕南容三復白珪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

復也詩云白珪之珪尚可磨也斯言之珪不

復慎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

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

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劉

案嵩傳此少一將字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

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

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傳

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數擣戴大

臨危降庭堅仲容叔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明惡人不

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

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

此云六州蓋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

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

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

永不息其源未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

容多所不忍故闇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
角鼻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南益深耳也甫始

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

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知正人之功

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

夫孝子疑於屢至其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

姓名者殺入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

日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

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也

虎成於三夫解見馬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

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搆之秦

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

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

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

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則善人思進姦

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

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

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

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書曰變軍斬賊三帥卜巳

靈帝猶識變

言識記也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

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

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

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

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

厚大臣帝以問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

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

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李布猶

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李

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嫚呂太

后怒諸將議之將軍某噲曰願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

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二十萬

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

興使鄠商別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鄠商爵信

尉別定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

奴右臂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擣

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
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
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
此地說文曰衽衣於也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
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
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
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
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
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

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
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
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荅我常佳萬
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
也有功不論時也傳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
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
得留一作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
入劉攽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舉變孝
廉及津爲漢陽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

之津字、文淵南陽人、變善、卹入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由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持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變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士舉、士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

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捷也必謂我怯、群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懷憂、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

依方曰時北胡騎數千按文少一地方字下皆屬文云鄉里羌胡是與變同北地人也

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
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念大人不容
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慶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必
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
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
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
節左傳曰曹公于城曰前志有且殷紂之暴
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

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
聖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曰予貢問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孔予曰古之賢人也
亦豈純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之主簿揚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馮衍傳也幹更因
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
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
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

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變
案劔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
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
至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
縣東今謂之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會祖
龐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初舉孝廉為漢
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

武都蘓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
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罪乃訪之於勳勳素
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
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
曰夫繼食鷹為欲其鷲也繼繫也廣雅曰鷲執
也蒼頡解詁曰鷲鷲
音嗣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
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
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

武威太守酒泉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
儁勳為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

儻曰吾以子罪在ハ議故為ニ中平元年北地

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

斷盜數千萬割勲固諫昌怒乃使勲別屯

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

勲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

勲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

而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

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

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貶

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乘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

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乃誦讓章等

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

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

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

字作梟也梟患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

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

使人知義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

禽侯魯慶父篡位

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

弟莊公之子開立是為湣公慶父襲殺湣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者

今不意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

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臬不從

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

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

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

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收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勲與州郡

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勲收餘眾百餘

人為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

麗之陳先備後伍承彌縫

羌精騎夾攻之

急士卒多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本表

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句音素為勲所厚乃以兵扞眾曰蓋長史賢

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

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

勲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

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勲領漢陽

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勲調穀粟之

調猶先出

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
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
勲曰侍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
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
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
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勲曰臣聞先主耀
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韋韜
注曰耀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
祇贖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帝曰

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
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
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
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
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
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
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
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
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勲

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
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
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
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
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勲曰選賢
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外
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
漢陽叛人王國
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
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
鷄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
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五

備為清寇都尉九郡都尉皆素有各
悉領屬勲每有密事靈帝手詔問之 數

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小
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
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
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在
者之間福與禍鄰莫知
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
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
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
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

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
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
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
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今以典禁兵復出
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
朱儁為典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
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刀勲曰昔武丁之
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啓
從繩則正右從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
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

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
謝儁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
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
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賵送之如禮葬
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謝陽故城在今
楚州安宜縣東

父曼有幹事才

謝承書曰曼達於從政為
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

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
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

功

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木小道里近遠人獸
 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
 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高其
 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其
 平元年会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
城在今越
 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方至句章
 其後併吳因大城句章固功以示子孫故曰
 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
 眾以萬數拜旻揚列刺史旻率丹揚太守陳
 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
 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十
 級遷旻為使匈奴中即將洪年十五以父功

拜童子郎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
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

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
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
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
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

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

魁梧壯大之
貌也梧音吾舉孝

廉補即丘長

即丘縣屬琅琊國故城在今沂
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

也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

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

恩兄弟並據太郡

謂超為廣陵兄
邈為陳留也

今王室將

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

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
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
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
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
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
史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
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
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

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
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
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
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橋瑁也廣陵太守
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
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
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廷要言
日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一渝此盟皇天后土
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
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

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
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
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
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
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竒之與結友好以洪
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
時黃巾群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
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
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祭禱群

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祭謂營擯用幣以糴
神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
禱謂告事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
求福也

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
百姓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
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
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
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
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
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

園乃徒跣號泣並勸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
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
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
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
責以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洪答
曰隔閭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而
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
厚雅況比頻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
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

捐弃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村褊心粗識鄙
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
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
家語孔子之鄉與程子恩深分厚遂竊大別
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
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瞻望帳幄感故友之
周旋撫弦擗天擗捉也音不覺涕流之覆面
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
適絕等倫劉放曰案文悔字無義未受任

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邁克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
 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
 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
 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
 來者側席去者克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
 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
 後弟季札季札此去見史記也昔張景明登壇噴血奉辭奔
 走平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

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

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

讓位景明亦有其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

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

將士鈔掠紹患忘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

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

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

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

兵卧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
 布牀被謂已死明且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
 城門布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
 遂引去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
 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

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為

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醫

前人守節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

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足下堂冠

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

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

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戰拘其頸解承其心

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

釋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討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

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

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

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在困補之以悅天

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

宋反兵耕田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

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伯珪公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

孫瓚字公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

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速過
軍中號為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
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放曰北鄙將告圍
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依之

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言北邊有倉卒

之急股肱之臣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

何宜又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

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

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主乃使

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

哉況僕親奉璽書幽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
微利於境外滅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

盟主盟主謂袁紹也滅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

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

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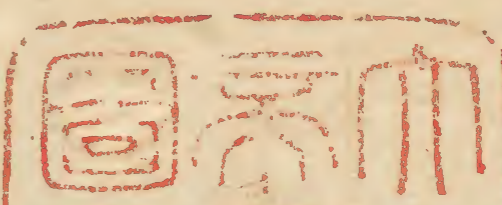
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
吏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
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
與音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

明府之於表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
 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
 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廚米三斗請
 稍為饘粥杜預注左傳日饘也音之連反洪曰何能獨甘
 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
 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
 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帳
 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
 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

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
 會觖望非冀前書音義日觖猶多殺忠良以
 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
 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
 擁兵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
 下報仇公羊傳日事君猶事父也何謂服乎
 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
 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
 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

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義兵兵義者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小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



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其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法徒守節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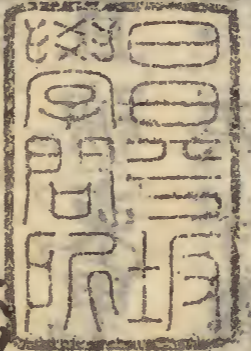
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

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變令圖無全

方蓋勲

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徧節力屈志揚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王

師道校正

